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廉文集卷四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朱紱

謄録監生臣丁邵經

古廉文集卷四

明 李時勉 撰

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宣德七年壬子歲當大比前期應天府尹臣璘奏請考試官皇上命臣時勉臣衷往莅其事比至同考試官臣潤生臣用繹臣希亮臣紀亦皆來相與奉命惟謹不敢

息進而監試官臣鯉臣觀提調官臣璘以為此朝廷盛典無容慢易綜理精嚴防範周密究弊滌滯廓然大公衆志既一羣情悅喜一時內外執事之臣莫不竭誠殫慮精白一心以供厥職乃八月乙未總太學畿內之士千三百餘人凡三試之于時連陰積雨比試之三日皆大晴朗衆咸歡然一口言曰是豈非天開文明之運國家太平之象諸士子得意之秋也耶於時就試之士亦皆踴躍奮發爭相淬礪傾吐其胷中之所有以期必得

之者有以致然也臣等詳加考較得八十人之優者次第其先後與其文辭以為小録既成咸謂宜有序夫國家養育賢才而以科目取之蓋欲得其真才以為用也士之修於家窮歲月憊精神以求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治稷契臯陶伊傅周召之所以為臣孔子顔曾子思孟軻之所以為言孜孜矻矻不極其至不已迨夫學之既充德之既成一旦出而應上之求發舒其所藴以見於文章足以隆聲譽而掇高科由是以有禄位隨其

所遇遇皆能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治期于上以稷契臯陶伊傅周召之事任諸已以孔子顔曾子思孟軻之道持其身不肯一失身屈已以由於非義者有以見賢者學問之力朝廷作養之效而科目得人之盛也洪惟我皇上以聰明睿智之資纘承大統膺重熙累洽之運當國家無事之時而求賢圖治之意每惓惓焉故自朝之公卿大夫以至內外大小之職莫不皆得人以任之矣而聖心猶以為未足雖屏跡丘園棲身岩穴不求聞達

之士猶欲抬而致之况諸士子奮志厲氣翹然而出欲有為於當世者寧不加之意也耶今而獲登名於斯籍者皆學成德茂有用之才朝廷將進之以禮待之以爵祿之意也必厚矣尚益堅其志礪其操以修其職業期必無愧於科目之選可也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諸士子勉乎哉

順天府鄉試錄序

皇上即位之初適當大比興賢之歲是秋八月順天府

兼掌府事行在工部左侍郎臣庸請考試官皇上以命臣時勉臣穀而同考官臣厚臣彥良臣珪臣君英監試官臣來臣春以是月丁未往莅其事臣等奉命惟謹合八郡暨太學之士千二百餘人考試之取其尤者得八十人焉小錄既成咸謂設科取士國家之盛典也不可以無序竊嘗以為成周之世鄉舉里選之法行士之修於家者皆仁義道德之行取於上者皆英偉博達之才而用於時者皆敦化善俗之政有以見上之待士也為

最厚而士之自待也爲不輕故由是而來者未有不可取取者未有不可用而用之未有無其效者也故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豈不信然自唐以來取士之法亦已與矣惟進士之科爲最重以其猶有鄉舉里選之遺意也然其後漸亦以弊而所以待士之意亦薄矣豈惟上之人待之之薄抑亦士之不能自重有以致然也國朝有天下我太祖高皇帝即設學校詔天下三年大比以取士於今餘七十年矣五聖之德澤涵濡覆育鼓舞而

作興之者非一日矣而賢才之出也蓋彬彬焉雖山林巖穴之間有志於當世者亦莫不爭自磨濯以求是途出而効用於時况學校之士乎方今内而公卿大臣外而方岳郡縣以至于有司庶府之官莫不皆得人以任之矣而興賢之典猶不廢待之之意益加厚則夫士亦可不知所以自重哉今獲登名于是錄者宜皆自重之士也行將試于春官對于大廷以爭先天下士而有官守之責尚其益思所以自重而圖所以自効哉

元夕燕集詩序

宣德八年癸丑正月朔旦皇上既受羣臣朝乃降敕諭曰今國家寧謐邊境無虞時和歲豐兵民樂業斯皆天地祖宗眷祐亦爾文武羣臣贊輔所致茲歲事肇新上元節近正當共樂太平自正月一日為始賜百官節假二十五日遇機務重事具本封進官員除齋戒餘日及軍民悉聽飲酒為樂京師如故張燈五城兵馬弛夜禁尚各循禮度用副朕懷羣臣俯伏恭聽咸踴躍歡呼以

為慶幸越十有三日郊祀禮成明日賜百官宴而燈山亦成是夕皇上奉皇太后於西苑放燈觀賞又明詔文武百僚由西安門入同觀之既夕賜坐于圓殿萬歲山前太液池之上環池至于山頂萬燈齊舉光焰燭天晃焉如畫命光祿設宴教坊呈百伎傳宣羣臣樂飲至醉既醉罷出而月當午矣時吾邑之士之在京師者頗衆既出東西散去得相聚會纔幾人而河南參政王公太守陳公適相遇焉回顧鼇峰餘興未已予於是邀延至

家粗具酒殽相與懽宴咸曰今日之事不可以無述乃取詩人斐鳯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二句各分一字為韻賦五言詩一章以紀一時之盛詩既成衆以序屬予夫元夕觀燈其來久矣而莫盛於唐開元中然其時君臣之間畧無儆戒之心習為侈靡躭樂逸游淫詞豔曲流布中外至於顛越播遷而不知返其事可勝道哉惟昔唐虞三代之時君臣上下更相敕戒形於歌詠渢渢乎不可尚矣是以致治雍熙而後世莫及考諸

詩書猶可槩見今皇上嗣登大寶動法古昔聿遵成憲故能隆守成之業以撫方夏之大佳時令節思與民臣同享太平之樂而必以敬愼為先羣臣奉法守職莫敢怠遑故今諸賢士於宴飲之際雖觥籌交錯而不踰於禮法之外談笑傾倒而不失乎莊敬之容至其見於辭藻以歌頌聖朝治化之盛者又皆發乎其情而止於禮義庶幾乎唐虞三代之風其視開元天寶之盛衰為不侔矣孔子曰詩可以觀豈不信然於是光祿署正萬資

中作而言曰先生之言是也然吾輩得以宴樂於斯唱和於斯從容暇豫於斯奚可不知所自耶遐陬僻壤窮鄉深谷之民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其不知所自者宜也若吾輩躬覩朝廷之制作親被朝廷之德化親沐朝廷之恩澤如此而不知其所自可乎哉既知其所自而怠於其職慢於其事而不知圖所以報稱者其又可乎哉衆咸曰宜書以為元夕燕集詩序一以自警且使遐陬僻壤窮鄉深谷之民聞而覽者皆知其所自而相

與咏歌於無窮也

夏日燕集詩序

正統六年夏方伯高安王君大叅安成鮑君貳令宜陽李君以考績至京師翰林侍講劉君有端陽之會停之以俟三君子之行乃於是月十有六日三君子皆至衆既悅喜集燕于其宅而庭宇軒豁薰風徐来纖塵不興几席淨蠲清言雅論從容欵洽以叙鄉邦之好道契闊之懐皆樂飲而忘倦酒半酣侍講起而請曰今日之會

得三君子之見臨實有光耀焉不可以無述衆曰然於是即席分韻各賦五言八韻詩一章及暮酒罷而詩亦成明日侍講集其詩謂予宜爲序王符曰化國之日舒以長夫日出于暘谷入于虞淵厥有恒運而云然者盖國家治安四方無虞朝廷公卿百執事以及于閭巷農工商賈之人舉欣然相安於無事惟佳時令節相與玩賞燕會歌吟嘯咏以爲娛樂而已故嘗翹首跂足望其時節之至真若其晷運之有所增益者而益見其遠且

長苛為不然則愁苦憔悴之餘將不知其時序之遷亦豈暇於燕飲而有歡樂之趣也哉然則予與諸君得優游於此時而有此樂者其可不知所自耶是故為郡縣為方面大臣昭宣聖朝德美以及於民使夫百里千里一方面之内之民皆熙然囿於光天化日之中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是盖可以報稱於明時而無負也若夫嬰冠食祿拘拘於詩書筆硯之間而無益於國與民者獨不有媿哉是則觀於此可以知太平之時之有可樂

而樂之為無負者惟三君子為然也於其行并書以為贈云

七夕燕會詩序

北方之地夏秋多雨故七夕晴明者少時節之宴不愜人意今歲正月不雨至于四月四月凡三得雨雖未厭足然人皆喜五月朔日始大雨朝野相慶自是淋淫不絶晴無連三日者有時雨驟至溝渠泛溢街巷水沒焉墻屋頹毀相望郊野之間舟行禾黍上七月朔旦始大

開朗咸謂今秋七夕銀漢㸃其可見也及期禮部主事陳鉉當設會適有五嶺使命於是邀同鄉之士凡十有六人合燕於其家几席既具延客入座天空雲淨星月交輝明河皎潔衆心亦暢觴酌屢行獻酬有容踰時凉風西來微雨洒庭衆皆欲起罷酒鉉曰今夕飲酒樂諸公何為去耶昔韋應物有詩曰炎月得凉夜芳鐏誰與斟蓋以良時難遇而良朋難聚也今二者俱得而不盡其歡豈不有負於應物也耶乃復坐舉杯痛酌而雲亦

斂雨亦散去遂取唐盧綸詩紫陌夜深槐露滴碧空雲淨火星流爲韻各賦五言八韻一首以紀一時之盛就以贈會鼎行紙筆具於前而盃斝循環言論往復不輟衆皆構思詩酒之興蓋浩然于尊爼間而大風忽起陰雲四合雨意近在眉睫衆復黙然主事劉求樂曰諸公但速爲詩詩成雨自不至不然杜少陵何以曰片雲頭上黑颮是雨催詩乎諸公愼無憂於是主人懼客之散也促爲酒令行酒甚急諸公亦操紙筆競書詩成雨亦

不至衆又舉杯劇飲醉然後歸明日國子上舍左璇輯其詩為大軸謂予宜為序自古游宦之為樂多在乎佳節令時而是會也頃刻之間天之晦明變化之不同人之憂樂緩急之不一如此則夫人生百歲之内天時人事之不齊者其又可計也耶雖然當夫聖明之時國家無事海宇寧謐因得以極夫燕集之歡其所以不能盡如其意者不過風雨之虞耳苟非遇其時雖無風雨之虞其能得歡宴若此者乎主事行矣過家拜高堂稱觴

獻壽慈顏悅喜退而與宗親故舊序契闊之悰其樂固有踰於是者去而上三湘浮七澤歷五嶺翱翔於通都大邑蓋不減子長之遊然求其交游之畢集合尊組以相樂情孚意契無纎芥乎其中若茲夕者或少也故書之以贈或時一誦之庶幾其於吾徒不忘哉

中元日燕送劉主事序

吾邑之士在京師者每時節燕會常二十餘人今年自伏日以來或使于四方或受職外任以去至中元之會

猶十四五人焉是會也禮部儀制主事鮑時博實主之以予有上陵之行故停以待及予歸又連有國忌至是月之二十有五日始會衆賓合燕于其第而儀制主事劉君求樂適有奉使西蜀之命酒半時博曰燕會常事也然有所賦詠今劉君行在即盍亦以是為餞而賦詩以贈之乎衆咸曰然於是取杜少陵詩主人送客何所作飲酒賦詩殊未休二句各分一字作五言八韻詩一首既成時博又以序屬予夫禮貴得中凡燕聘饗覲冠

婚喪祭其儀文度數隆殺損益有一定而不可易者然必合乎中道而後有以通乎古今適乎時宜當乎人心行乎久遠而無弊也國朝自太祖高皇帝有天下以來制禮作樂上自朝廷下至郡國庶人里巷極而至於蠻夷外國其禮文法制纖悉備具未有逆於道而戾乎古者於今餘七十年其行之也已久其賢者得於見聞之間也非一日矣然有舉而施之或不能盡愜乎人意蓋未嘗究心於是而不知夫隆殺損益之體者也求樂故

家子性頴敏而沈靜其在儀曹有年其於禮譜練之已熟今之去而至彼也必有以為王國之所瞻仰而為知禮者之所欽服則於君命庶幾其不辱也此予與諸君之所以樂為求樂餞而又重之以詩者抑亦以求樂足以勝此而於鄉士大夫為有光也遂合諸君之詩書之以贈云

九日賞菊詩序

予在北京復居城西又十稔矣始構屋數楹于其東偏

以為延客之館前有隙地種菊數十株時維九日𦬆英欲吐秀色可愛遂邀鄉曲之士之在京師者相與燕集而賞之殽羞既陳不愧菲劣而客亦不以為簡掇英泛觴皆引滿而不辭笑談雖劇而禮度不踰酣暢淋漓而杯行有序帀喧不聞塵慮都忘自以為山林之樂亦不過此春官主事劉求樂以為今日之會不可以無述衆咸曰然於是分題賦詩而行不辍酒既闌而詩亦成會者鄉先生吳良善存監察御史王讓體良禮部員外郎

鮑時時博主事陳銈會鼎翰林編修吳節與儉檢討李紹克述信宜學諭尹遜恒遜浦城學諭彭素三白進士彭貫進唯戴相廷琨劉鉞仗德洎子與求樂凡十有三人時幼子艮初冠侍酒尊俎間亦令拈題得詠菊有武臣子在席亦與題作七字詩一首皆歡然以為難得於是洗盞更酌極醉而罷明日求樂輯其詩得十有五首以示予曰宜有序夫物之負其芳香清潔之姿而不遇騷人墨客翫賞而賦詠之以傳誦於世則憔悴零落與

深山窮谷之草莽叢生而並脆何以異哉今是菊也得諸君子一顧賞之以酒而重之以詩其文采煥爛豈獨增其穠豔而於弊廬亦有光耀焉何其幸哉雖然吾與諸君得休其暇日因其節序而寓其樂於此者蓋遇夫聖明之時而非偶然也顧相與勉焉共圖報稱庶以保有其樂於無窮哉

新安九日詩序

正統四年七月十有八日甲子予之去家鄉而還朝廷

也連日北風舟行甚艱九月三日戊申渡大江始得順風九日甲寅至新安心頗快適而又遇佳節先是過淮陰欲買菊以備節賞有故人之兄羅文振者聞之特送菊一株置之蓬窻便覺有清趣因與同行諸公約節至燕賞以暢叙客懷至是風便皆欲行而大雨驟作乃留宿河畔秉燭對菊諧談劇飲得盡此興以償夙願盖甚樂也指揮趙公曰我不知書諸公能詩者烏可以無述遂各賦律詩一首而罷越六日己未至棗林閘水淺舟

膠不可行而舟中之菊猶榮茂盛開芳香襲人衆以為但有可樂即為美景亦何必九日於是復取酒賞翫舉觴綏酌宛然如在東籬三逕之間不覺其泛舟河曲而居客中也乃取陶淵明悠然見南山之句各分一字為韻作五言八韻詩一章詩成咸謂予宜序去歲暫還故鄉家多喪禍憔悴無聊不知九日之過今茲喜逢九日而又在乎闗河數千里之外不有故交賔客以相慰藉則何能有此歡會而以見之文辭間哉昔劉松裦紹飲

于河朔以避暑後世稱為河朔會今予與諸公飲于新安以賞佳節又安知不為他日之故實也耶同飲者鷹揚衛指揮趙興前左司稽禮戴公之子去伐司經局正字顧公之子榮祚族弟振通慶生侍酒者幼子艮小孫驄洎予凡八人賦詩者五人而予又為序云

至日燕集詩序

鄉里之士之仕于京師者時節有燕賞賦詩之會予自去歲之春連遭喪禍及秋得請暫歸其鄉不預會久矣

今冬還朝遇至日而叅議鮑君時博以進賀聖壽表文自山西至貳守劉君存有與其姪廣文金鉉以秋滿自滇南巴蜀至前五軍斷事官戴君之子去伐以事自其家至諸君喜朋游之多集而又值佳節於是置酒會于侍講劉君之寓館列坐以次引觴綴酌清談雅論祛遠塵俗時出新令以申主意以暢客懐既夕乃罷而餘興未弭予以諸君闊别之久也期以明日會于旅舍衆皆諾明日如期無不至者歡飲如昨酒半侍講取杜少陵

至後詩中第三聯即席各分一字為韻作五言八韻詩一首吟咏之間而觴酌不廢雖絲竹管絃之音有不足以喻其樂且適也又明日侍講輯其詩為一軸示予曰宜有序夫聖明在上中國尊安三邊無警四方萬國舉相安於無事佳時令節自國都以及閭巷公卿大夫士庶人孰不具尊俎以相宴樂以頌歌太平之盛然求其在數千里外為一鄉故之人道同而氣合情孚而誼篤優游閑雅從容温厚而無乖忤彼我勸酬交錯之間論

議往復之際或直切以相規或婉委以相勗或謔浪笑傲以相為樂雖甚而不流雖劇而無競雖酣嬉淋漓之餘而有歌吟賦咏之什則人或此之羨而予蓋不知其為可也尚期與諸公益勉且慎之使人曰此其有始終者庶乎其可也會者二十人賦詩者十有四人詩凡十有四首以次列于下方云

石瀨曾氏族譜序

吉水石瀨曾氏郕國之後宋寶祐中其裔孫德卿纂輯

譜系明正詳備元末燬于兵燹國朝洪武中德卿之七世孫思勝又修復之用心篤至久而後成今年冬思勝之從叔父伯善以來京師示予因翰林侍讀周君徵為序適子有掌教國子之命冗迫不暇以為辭之再四伯善請之亦再四雖祁寒颷風往返不厭辭不獲則為之言曰譜為敦宗睦族作也故家大姓不可以無譜族廣而人衆源遠而末益分苟無譜以紀之則貽繆不明長幼無序禮節不行恩愛不適而乖爭陵犯之風起矣乖

爭陵犯之風起則其禍害有不可勝言者豈特相視如塗人而已哉竊嘗見今士大夫家莫不有譜觀其所自出與夫其世次遠近長少卑尊之序粲然明白而其累世簪纓文物之盛有若不可及者然或貴傲其賤富欺其貧强陵其弱衆暴其寡長幼尊卑之序蕩然莫復可辨是則譜雖存果何益哉惟吾曾氏則不然曾氏自鄫國十五世孫據避王莽亂南遷居廬陵之吉陽厥後子孫散處四方如永豐之龍潭蘭溪皆其族也當元季兵

亂蘭溪粹中昆弟遣人至石瀨邀曰可舉族來此同避禍亂以待時清意甚惓切石瀨雖不往而宗族之誼藹然可挹及今伯善建立家學俾族屬子弟肄業其中延明師教之使之習知孝悌忠信之義以爲敦宗睦族計此其度越常情遠矣雖使譜之不作亦可保無傷倫敗俗之事况譜之修備若此者乎大賢之後歷數千百年而有此可謂不落莫矣爲子孫者觀於此可不勉哉

南岡李氏族譜序

譜者記先世所自出與夫長幼尊卑遠近親踈之序所以明昭穆而著彞倫之道也善者紀之而不善者諱之仕宦者書之而隱處者不遺所以存忠厚而示勸懲之義也然則故家大族又豈可以無譜哉無譜則不惟無以考觀前人之所遺而效法之以盡承先裕後之道且將無以辨昭穆别長幼而盡敦宗睦族之意由是禮義不興則恩意不通而紛爭陵犯之風起矣紛爭陵犯之風起則將相視如塗人者有矣又何以稱故家大族之

名哉有志於尊祖敬宗而盡貽謀之道者誠不可不加之意也泰和李君桓圭持其族譜示予求為序李氏系出唐西平忠武王晟晟之孫游為宜春守子孫因居宜春白芒其後有曰公儀者為南安大庾簿既老其子禹輔奉以歸過泰和留居為南岡李氏至桓圭八世矣上距西平二十有四世其閒詩書禮樂之澤衣冠文物之美簪纓科第之傳蟬聯不絕何其盛哉說者謂西平勲德之隆足以庇蔭之要亦其後嗣之多賢有以致然也

宜春之李自嶺南節度使憲以來積徳累仁不可勝紀至南岡有曰英叔者仕至栢興路同知嘗築硐槎灘二陂堰江水溉田三百餘頃至今人頼其利桓圭英叔五世孫與其弟信圭俱為縣令以寛厚之徳行平易之政民親之若父母桓圭由南陽遷常州府判信圭由清河遷秩知州暑縣事民之蒙其惠者尤衆也夫以李氏作之於前繼之於後者皆有其人如此其所以蕃衍盛大而益振耀不衰者固其宜也桓圭之為是譜而詳著之

以示其後之人得無意哉先世之澤深矣在迓續之者何如耳譬之泉焉源之深者其流也必遠為桓圭之子若孫者疏濬之盡其道愼無壅遏之則李氏之福其有涯哉

南溪蕭氏族譜序

予家食時聞泰和蕭䎙鵬舉之名甚盛及登進士官京師而鵬舉為山東運副以沒卒不獲一見識以為憾今年秋其姪子煒攜其尊府鵬翔所修蕭氏房譜示予其序

文則鵬舉作也反覆觀之有以見運副昆季為忠厚純雅之士人所不能及也夫人之所以異於草木鳥獸之類者以有五常之道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國家以是而設教百官以是而為治人民以是而相與蓋天理民彝自然之則人生日用常行之道有不可違者一或違之即非所謂道矣有元入主中國其政治之隆或幾乎古獨彝倫之道為有缺焉者其相習然也一時之人漸染之久不能不為所變我太祖高皇帝平一海內首

以五常之道申明於四方聞者翕然而從獨其中有未盡革者以弟爲子之一事耳吾嘗救其弊矣一時隨俗而爲之不覺其非及乎易世之後子弟不見先世父兄叔姪之相與狃於近習安於故常一旦欲釐而正之勢有所未易也宗族之間茍有仁人君子懐中正之心負剛果之性確然以復彜倫爲務者則天理之在人心未嘗泯滅烏有倡之而不從哉泰和南溪蕭氏有南山爲其兄德明之從德明有子信可早卒故以南山爲嗣此

逆理亂常之事不可為訓於後世者南山生子蘭谷蘭谷有子三人今以蘭谷次子為信可後而正南山之位與徳明並徳明之祀不絶南山之次不紊則天理順人心安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孰得而間之哉雖然在鵬翔則有難焉者鵬翔南山之曽孫南山徳明之同母弟一家父子兄弟之親有未可以號於衆者此房譜之所作也而運副亦曰與其合而致爭莫若分而無爭之為愈也委曲之意婉欵之辭葢欲以此感悟族人而

歸於正此忠厚純雅之心胸人固有所不及者然吾猶怪鵬翔待族之狹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欲存羊以復禮望後世鵬翔獨不可存族譜之名而以復彝倫之道望族人耶故吾特為正之曰南溪蕭氏族譜云一族之間將必有傑然而出如吾所以云者使蕭氏長幼尊卑之序秩然而不亂和樂愛敬之容藹然而相接則房譜無所庸矣姑序之以俟

鄒氏族譜序

兵部武庫郎中鄒君孟爵以其所為家譜一編示予求予序按鄒氏之先世居撫之艶坪其後有贅于新淦之閔陂者遂為新淦人閔陂生二子其季曰少四府君復徙邑之晋溪蓋孟爵之八世祖也今為晋溪鄒氏孟爵慨其舊譜亡失由閔陂而上至艶坪其世次不可考於是自少四府君而下著其所可知者以為之譜其不知者畧之生卒歳月娶某氏塟某處仕不仕備書其下其詳且實如此孟爵之用心亦勤矣孟爵之大父義叔翁

嘗有志於是未就而沒至于孟爵懼夫因循怠廢愈久而愈忘之則後之子孫不知其所自出及其族屬蕃衍昭穆不明長幼不辨恩意不相孚慶弔不相及幾何其不相視如塗人也歟其所以至於少陵其長貴傲其賤富欺其貧乖爭悖戾輕蔑棄絶若素不相識者固宜也何也由譜之不立也苟有譜則孰昭孰穆孰長孰幼孰親孰踈一考證而可見歲時會聚之間坐立拜跪之際其分斬焉其序秩焉毫髮不容以或紊孝弟恩愛之意

油然而生歡然而相接人將不歎羡歆慕以為故家大族詩書禮樂之澤之所以流衍洋溢至於如此而不知其致此者有由然也譜之有益於世教也大矣宜乎吾孟爵惓惓而必欲成之也歟且孟爵之意以為鄒氏自晉濮來惟少四府君仕宋至銀青光祿大夫其後隱居樂善積累之久至於吾始得叨祿於時以從大夫之後實前人之餘慶吾其可以不知所自哉著之譜使後之人知之慎修以承之庶引而勿替也然則孟爵之作是

譜非獨爲敦宗睦族計蓋貽謀之道存焉故弁序之爲其子若孫者尚勉乎哉

仙居吴氏世譜序

孝弟仁義詩書禮樂之澤之垂于後固足以庇隂其後之人使之蕃衍盛大若水木之本源深厚而其流之遠其枝葉之茂固其宜也觀諸天台之仙居桂里吴氏可見矣吴氏之先居遂昌自其始祖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侍御史全智由遂昌徙仙居銀青之九世

孫曰詠與其從弟謙芾連擢高科詠之子驤謙之子浚芾之子津又聯登甲第鄉人榮之縣大夫為更名其里曰折桂至今稱桂里吳氏考之其譜有篤於事親親沒而後仕者有不忍違親假近職以資養者有因寄託權其子母以待其來而歸之者有因饑歲傾廩以濟饑者有闢館聚書延禮名師以訓教族屬者有執義秉節始終不渝者是豈求異於人哉由其大家舊族性習之美有以為之也其所以垂休衍慶以遺其後之人豈為少

哉今陜西都司都使同志吴氏之賢子弟也昨來報政天官爲予言同志之先自居仙居來十世祖洽始爲之譜十二世祖岐又重修之至先大夫淳慮有他族相冒之患總萃爲一圖以銀青爲始祖居中餘一世一匝以旋於外其防範之意可謂密矣然不拘世次但以生年月日爲先後而以上中下别爲尊卑其於昭穆之序親疎之辨則或難於考據先君子與先叔父欲重加修輯志未就而沒同志與諸弟姪痛先志之不遂於是繙閲

舊譜考諸文集并其所聞知足其未備補其缺畧先立譜圖五世為一編次立譜傳一世為一編名曰世譜其封贈誥敕贊述文字别為一卷名曰世録而先大父之圖仍存於其前總名之曰宗譜編類已成願為我序吳氏自銀青來至于今二十餘世矣其宗族之盛子孫之衆多凡數千指而簪纓科第代不乏人非其先世之所遺者深以厚烏能若此哉同志之所為譜謹嚴詳備既免乎他族冒妄之患而又盡乎惇宗睦族之誼於前人

之意兼得之矣非其賢能之乎為吳氏之後人者可不思所以繼承之而使先世之餘慶永永而無替哉

谷平李氏宗譜序

谷平李氏西平忠武王之裔忠武之子憲節度嶺南節度之子游刺宜春節度没刺史奉其喪瑩分宜遂留居宜春之白芒白芒後七世至唐始析居谷平其二十四世孫克勉持其所修族譜示予自忠武而上畧紀名世至于黃帝迂遠遼邈難以考據依舊所載録而存之耳

忠武而下則詳述之谷平至于今日又加詳焉其譜自為類例不敀於古不同乎今雖若繁蕪而實詳備雖若襍亂而有條理以其諸派分而為圖各有標識生卒娶行第名諱仕宦出處各疏其下支分派別粲然明白上下若干世萃為一帙名曰谷平李氏宗譜又輯國家誥勑與夫史籍之所載文人才士之所記述等類文字別為一帙名曰西平李氏文獻旣成鋟梓將以散給其族人儆子序夫忠武之豐功厚德所以庇蔭其後之

人使益遠而益盛者固無以尚矣自谷平出而仕處而居所以積徳行義修仁厲行以延前人之餘慶而貽後人之福澤者蓋亦有其人焉考諸譜可見也譬之大木之本固矣大川之源深矣茍益培植而疏濬之則其參天赴海之勢孰得而遏之敦宗睦族克勉之用心亦至矣繩其祖武以不墜厥緒深有望於後人焉為其子孫者尚慎勉之使益蕃衍而盛大庶有光於前人而無負於作譜之意也

上黨趙氏族譜序

曩時中原無事北方士大夫家皆有譜以紀其世次雖離散分析而昭穆不紊自戰爭兵革之興奔走流離之後公私載籍化為灰燼故家大族之人既得䕶舊業欣喜相慶而不復念存先世以為貽謀計如使當時之子弟能因其所知訪求而紀録之則故老遺德猶有存者殘編斷簡猶可考究存其所信而缺其所疑使後世之子若孫或可因是而知其一二以舒其尊祖敬宗之心

則豈不美哉奈何其樂於因循苟且而不能也歷世久遠益以茫昧雖有孝子慈孫欲求其先代世次之久近字諱行第隱顯出處之詳有不能得不過撫膺長嘆而已此吾常州貳守趙公所以痛心切骨而莫能洩其情者也趙氏先世有譜元末燬於兵燹其世次遠不可考貳守但以其所記憶者自一世祖山居潞城之神泉二世祖均玉自神泉徙居上黨今為上黨趙氏均玉四子十孫曾孫男十有八人其季曰德新三子長曰賢賢三

子長即貳守曰泰字熙和始以鄉貢進士出身貴顯則其先世餘慶之所發方自茲始趙氏之福固未已也貳守嘗以為先代世有顯人而紀載無傳自神泉來至今纔五世百五十餘年之間而始至於吾得五品官是豈吾之所能哉先世之所積也先世之所積遠不可知自吾所知者安可不紀之以遺其後人使之因是而有所考據以續而傳之不致悔恨猶吾今之於昔也遂以成是譜而來求子序吁公之用心可謂勤也矣其承先裕

後之意可謂至也矣誠使其後之人知其所用心益相續而慎修之紀載有法昭穆不紊尊卑長幼之序秩然而有倫宗親愛敬之意歡然而相接則人將稱曰此上黨趙氏之賢宗也於是譜獨不有光也耶

浮山李氏族譜序

安成之李有兩族一祖唐忠武王晟一祖南唐江王景遏祖忠武者曰西平李祖江王者曰金陵李金陵李族屬鮮少近而且易知若西平李則自袁州白芒來源遠

而末益分支派繁盛散處四方不勝其衆皆有譜系子
之所見者數家世次多寡不齊因究其所以然緜其遠
且衆也未嘗遡其流而窮其源惟紀忠武而下數世人
所共知者以居其前擬已之宗所可知者自下而上以
續之中間世次脫落不計也故自忠武至今九百餘年
有以二十世為一譜者以十五六世二十二三世為一
譜者其繆妄可知也今浮山李氏實忠武之裔舊譜亡
失無可考據因其所知者著之纔十三耳八世以上則

處士昂霄甫之所紀也昂霄甫讀書有文行專以存録先世啓迪後人為心故有是紀也九世而下則今翰林檢討克述因其凡順陽之所續增者而編次之而譜遂以成按譜圖李氏始居縣治北堅濟廟之東不知自何時何人從何而來其後徙南田自南田徙凹頭徙浮山今惟浮山之族盛盛則必有譜以紀之然後足以統宗合族而不至於相視如塗人也宜乎昂霄甫與檢討君拳拳於是譜之作也上至七承事而止不强其所不知

者以傳於白芒然人皆知其為忠武之裔是則可尚也吾嘗以為故家大族不可無譜然不必汲汲求其所自出也惟其子孫明乎道德仁義而由乎規矩準繩持之以恭敬辭讓而文之以詩書禮樂自其一家達於邦國於天下而無不得焉則人無不仰之矣不然則雖聖人賢哲之裔後世之公論有莫能逃將奈之何哉夫不以其名而必以其實者天下之事皆然也故吾深有重於昂霄甫檢討君之作是譜足以為世法也遂推其意而

序之若夫序昭穆明長幼以維持綱常之道則凡為譜者皆然是故不足述也

燕山胡氏族譜序

故家大族不可以無譜無譜則不知先世之所自來四時祀事無由以致其敬吾見孝子仁人之失其祖痛心切骨而無所用其情者多矣此何以然哉或遭兵戈亂離之阨或遇水火盜賊之災或由子孫窮苦困極流離顛沛之餘是數者皆足以致之然則為其後人者宜何

如其用心哉親戚故舊記憶之或可徵遠宗疎族紀載之或可考名賢碩士文字之或相及是皆可訪求而輯録之雖未能完具猶庶足以盡其孝思追遠之忱愈於棄而不為者也吉水之燕山有胡氏世居之其彥前中書舍人瀙海澂與其從弟昕持其世父有初翁所修家譜來謂予曰胡氏自吉水令仲雅公以來家素殷富世以詩禮相傳文物衣冠之盛為士大夫所重而小人則不悅也元末兵亂盜賊蜂起肆行劫掠鄉里咸被其毒

一日至燕山曰此素以詩禮自高貴者殘燬特甚先世所藏圖籍盡為灰燼譜牒遂以不存國朝平定海內宗族漸歸規復舊業稍克就緒有初翁即有意於修譜掇拾於煨燼殘缺之餘詢訪於親故長老之言而徵之以宗黨伯叔之所記憶歷歲逾紀頗有可觀惟縣令公以上不知其所從來先世相傳出自華林然不相關問不知華林為何所適有鄉親云嘗授徒奉新奉新有華林胡氏得無是耶有初翁即遣嗣子昕往參考焉有元鳳

者七子第五子仲雅為吉水令子用晦用方用簡皆從在官仲雅沒以兵亂不能歸葬葬其邑南芙蓉山下燕山之陽三子因留家焉名其山曰燕山因家山下華林之譜所載如此昕遂録以歸報有初翁㑹族人道其事深自喜慰曰此豈非祖宗之靈之使然耶於是譜遂以成顧先生為序之吁有初之用心可謂至也矣夫承先裕後之道莫大於孝孔子曰慎終追遠蓋遠者人之易忘也而能追之是不忘也若有初之所為可謂能不忘

乎其遠者矣不忘乎遠則有以承乎先矣有以承乎先則有以裕乎後使世世相承而不替豈非孝之大者歟予於是論其孝之大者以為之序若夫其昭穆親踈長幼之次見於譜者茲不著也

清溪李氏族譜序

安成李氏多祖西平忠武王蓋忠武十有五子皆貴顯多處中原而清溪忠武第七子隴西公憲之裔憲為江西觀察嶺南節度使其後子孫有居安成之清溪者凡

若干世族屬蕃盛散徙四方詩禮嗣續簪纓蟬聯至于今不絶是雖忠武之積慶遺澤抑亦其子孫世守家法有以致然也往昔家居時識李氏之老成曰克端慷慨尚義讀書而好文別號鑑泉人以鑑泉先生稱之而不名予嘗一往訪之延予坐于其讀書樓凭闌望遠臨流賦詠舉觴對酌樂而忘歸俯仰瞬息於今餘四十載前年暫得歸復過清溪而鑑泉已遺世矣鑑泉嘗修復舊譜以付其族子黄梅教諭靜又倣宗法爲譜系圖於其

前以足其未修然後是譜粲然明白可觀今年教諭考滿京師以致仕還持是譜求予序曰亦鑑泉之意也撫今念昔不能無所感焉李氏之祖父遭值亂離扶老攜幼避入廣西故自其曾祖而下皆沒于廣西教諭生長蒼梧宦游四方惓惓求其所自出遂得與鑑泉通往書問每欲尋訪故鄉以會宗族而致其親親之意數十餘年中間幸獲一歸宗親父老藹然于相見之頃以為水木本源之義尊祖敬宗之情追遠不忘之意具見於此

是雖無譜孝弟恩愛之忱昭穆親疎之辨自若也世有
至親骨肉相與忿爭鬬敓狠怒毀詈相視如仇讐喜喪
休戚略不以為意者是雖有譜何益哉予聞而深以為
然曰教諭君可謂李氏之賢子孫也今致政而歸汲汲
於是譜惟恐負鑑泉所託而來求予言將以遺其後人
使益敦夫孝弟忠信之行以毋忝前人豈不尤賢矣乎
予故不辭而為之序

莫氏族譜序

譜者所以明昭穆別長幼辨親疎誠敦宗睦族之要道也雖無古者宗法之意而所以扶世教厚風俗使彝倫之道不至於蕩然無檢者則於是端有賴焉然非詩書文獻之族敦禮而尚義者則亦或莫能知所重而留心於此也毗陵太守莫公報政天官持其所修家譜示子徵子序按譜莫氏之先居山東之渤海至宋有曰霸祥者仕為兵部尚書南丹安撫使初往南丹時道經廣西之靜江登覽其山川詢訪其民俗徘徊久之而後去安

撫既卒于南丹其子綜以其喪還至靜江曰昔我先人
徘徊顧瞻而不能去者得無意乎今過此其冥靈殆亦
將遲留而遊於此乎反覆念之於是卜善地葬之因廬
於其側而弗去厥後子孫因留家靜江靜江之有莫氏
自綜始綜生蒼梧尹邦達蒼梧生象州同知東軒象州
生元靜江路學正道回學正生國朝浙江都司事雲章
雲章生鎮江府司獄伯常司獄生公自安撫至公八世
自綜居靜江纔七世族屬益盛而倫理益明粲然禮義

之相接藹然恩意之相洽處者德行可尊出者聲譽可杞文采風流他族莫比吁非其先世積累之厚與其子孫之賢亦何克至此今公又能作是譜以維持而敦睦之使其後之人益繼續而修之雖子孫衆多散處遼逖一展閲之間遠近親戚長幼卑尊之序昭然明白相親相愛而不至相視如塗人者則豈不美哉此實公作譜之意也公之在毘陵其善政敷於民也深而民之愛之若孺子之慕母惟恐其去已也夫仁民愛物之施必

始於親親觀於此則知公之為政信有本哉因并及之

東里續文藁序

少師兵部尚書泰和東里楊先生未仕時游湖湘與楚府教授吴壹翁為莫逆交壹翁鄉前輩嘗為予言先生博學而有志端敏而寛厚識達事體不矜巳傲物為文章獨追古作者後來當必鳴世而其才徳可大任予聞而識之其後往往得先生文讀之愈深企慕欲一相見不可得及忝進士被選入翰林而先生巳居禁近叅掌

機務一見歡如平生其所以教愛之意甚厚出入翰林三十餘年見先生言語動靜與其所行事公平廣大寛和而有則其心專在於國家未嘗有一毫私已圖至於臨大政決大疑衆皆爭論紛紜先生獨無言久之徐為一言衆莫不懾服至有輿論不一須上聞者既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上前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每辨論人賢否及解釋人過失一出於公不以恩讐為輕重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韓子曰

入以告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於先生見之先生以其餘力發爲文辭渾涵溫潤謹嚴而靜密如精金粹玉自足以見重於世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而傳反以爲病矣揚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議論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先生之志行固無異乎四君

子者而仕宦四十餘年歷事四朝其功在國家德在生民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庶乎其無所媿焉其文章之足以垂世而傳後者豈偶然之故哉先生病在牀以其續文槀授予曰其為我序之以付孺子藏於家予文未成而先生沒嗚呼先生其可死也耶國家柱石後進儀型一日不見其感念之情慟悼之意豈獨予一人哉思其游處思其笑語聲音容貌宛然在目其何能以不悲也耶悲苦之餘又何能以序其文也

耶然先生治命不可違遂收淚而序之如此先生字士奇東里其别號也

李方伯詩集序

河南布政李君昌祺集其平生所作之詩凡若干卷不遠千里以示予反覆觀之有典則温厚如正士立朝有流麗動快如明珠走盤有舂容浩瀚如長河大海滔滔不息論方今之作者李君固其人也夫詩本情性學問以實之仁義以達之篤敬以足之學問其力也仁義其

氣也篤敬其誠也學問不足則其力不固仁義不至則其氣不充篤敬或間則其神不清三者不備不可以言詩三者備矣又必先明體製審音律體製明矣音律審矣又必辨清濁去固陋清濁辨矣固陋去矣又必得夫興象則其發也沛然矣夫如是雖處富貴榮華煩擾之中貧賤羈孤無聊之際發於其心而見於言辭者無不得焉何也其本立也君自少學問入郡庠為弟子員孜孜焉窮晝夜不怠官府貨利之場不一迹至故其學甚

高其守甚正其量寛宏而物莫能攖之自為進士遷郎官而位方伯三十餘年其操履如一日雖政務倥偬中而吟詠不廢非其本領之厚講貫之精者能如是乎哉公之德行道義既已表表偉偉而其文章又粹美如此固不待予序說而足以垂世也必矣君亦未嘗求予序予以其必可傳也故為之序以歸之

戴古愚詩集序

安成戴君誠問別號古愚洪武中與予同為縣庠生時

在泮者皆以經術為務莫有言及詩者君窮經之暇輒事吟詠故又以能詩名其後貢入太學得五軍斷事司稽禮罷官歸益專意於詩鄉里有復古謝先生者篤學老成工為詩君攜所業造而問焉先生曰不知古不知今自漢魏以來至于今日作者非一人不能窮探歷考知其要妙之所在則視今之作與古無以異欲有所造詣難矣蓋詩有體格有製作有音律有興象必辨其體格詳其製作審其音律體格明製作精音律諧而後可

以言詩至於興象則在乎其人學問之至用力之久自當得之非可以言喻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不必我也君歸取其藁焚之大肆力於詩考求古作者之意而必欲與之偕居數月復見先生先生曰若子者始可與言詩也矣且自成一家言而後必有傳焉由是其詩名益有聞于時君今不可見矣其嗣子去伐輯其所作以鋟諸梓徵予序夫詩本乎人情關乎世運未易言也雄渾清麗雅澹俊逸放曠綺靡刻苦怪險之作隨其人才性之

所得髙下厚薄有以為之也若夫其温淳敦厚乎戾蹙
迫安樂怨怒長短緩急之音則因其時世之所遭盛衰
治忽之不同有以致然也夫以其人才性之髙而遭夫
時世之會得以鳴國家之盛者盖千載而一遇豈非其
幸也耶君故家子長身美髯性介特而寛厚不妄與人
交所交皆當時賢士家無餘積鄉鄰故舊有不給周之
惟恐後晚節益屏遠俗累惟娱情山水間以自適其為
人如此而又遇乎太平無事之時故其見於文辭清婉

流麗有不可及者如此予特為序之使人知是集實所以鳴國家之盛者而亦有以見君遭會之幸也

栢臺翫月詩序

餘姚侍御胡公遣使至豫章以書介其友縣大尹李公來謂予曰吾為御史凡若干年矣一日夜宿憲臺與二三友坐于庭中于時天宇澄淨明月當空朗然如晝翫而樂之各賦詩見意既罷退休于寢軒窓玲瓏几席淨蠲容光之處無不昭晰洞見毫末乃反而自省曰月之

明照無私如此吾之心其有未明者乎茍有未明也其何以燭于理以施於政以底於公而服乎人哉於是務欲求以至于明之之地以施於政以底於公以服乎人而後已未知其果能否也士大夫聞者咸為栢臺翫月之詩以見昜先生其為我序焉古之人德已至矣而常若未至雖老而猶進進不已衛武公行年九十見淇澳之竹作淇澳之詩以致切磋琢磨之益故武公晚年進德之高至于今人猶頌武公之賢不衰侍御以科目發

身入爲御史溫和簡靜端勁而亷介明於政體而持憲平恕久居憲府而人多稱其賢非其明德有以誠乎其身行事有以合乎人心固不能如此然於翫月之際猶思所以反求諸巳加學問自修之功雖居富貴而不怠古之人何讓哉若夫謝尚之泛月牛渚庾亮之翫月南樓謝希逸之柚毫作賦李太白之舉杯邀月徒縱遊樂於閒放之日騁才思於辭藻之間其於反身修徳省巳勵行之事亦何暇於留意哉此武公之所以爲賢而侍

御之所以難得也士大夫歌詠以美之不爲過也殆將與柳戒之什並傳於永久惜乎子未之見也徒竊卜子之意僭爲序之

葛溪别業詩序

劉氏世居安成之西茨溪爲邑望族代有顯人至伯文之先君子子定得别業于城北之葛溪而徙居焉今二世矣而茨溪之遺基故址園田林沼固在也其原野曠衍山水明秀臨于通衢實爲邑之勝處而葛溪則幽深

靜僻土地饒沃林木叢茂是宜樂澹薄而喈閑安之所居故伯文既不能忘乎茨溪之勝而亦不能舍乎葛溪之幽常往來于二溪之間其情之係乎茨溪者雖切而樂之在乎葛溪者為多也予昔家居時嘗一過其地見葛溪之山自西北蜿蜒而來至是屹然而止下為平疇周環可十許里溪水循之流縈紆曲折清瑩澄澈其外則崇山峻嶺攢青疊翠羅列而環拱參竒而呈秀於遠近者不可具狀意甚樂之坐于溪石上問之其老人云

每春夏之交山水泛溢溪流浩渺而深林喬樹人烟閭巷之相接于是溪之上者宛若臨乎滄洲獨島之間而閬風武陵不知其孰勝也徘徊久之而後去於今別盖二十餘年矣而伯文之子球舉進士來京師因得詢溪山之舊殆又有過於曩時者宜乎伯文之所以居之安而不能舍也球既請於今翰林侍講鄒公記之而士大夫又多歌詠其事以來徵予序予惟邑中幽勝之地若葛溪者固多而能如伯文父子祖孫之皆賢相繼守之

不失而足以為是溪之重者葢鮮焉昔李德裕平泉之勝最極侈靡不一再傳遂成丘墟而王祐三槐之居累世相承不絶故夫人之欲子孫計者視吾之所遺何如耳不在乎基業之廣而謀慮之深也今吾伯文之於葛溪别業益恢弘而有立可謂能承繼前人之志者矣而其諸子皆聰明賢達球又力於學問登第為名進士有聲于時則所以振起其後人者又有其道也吾知其繁衍盛大將自茲始而晉公不得專美其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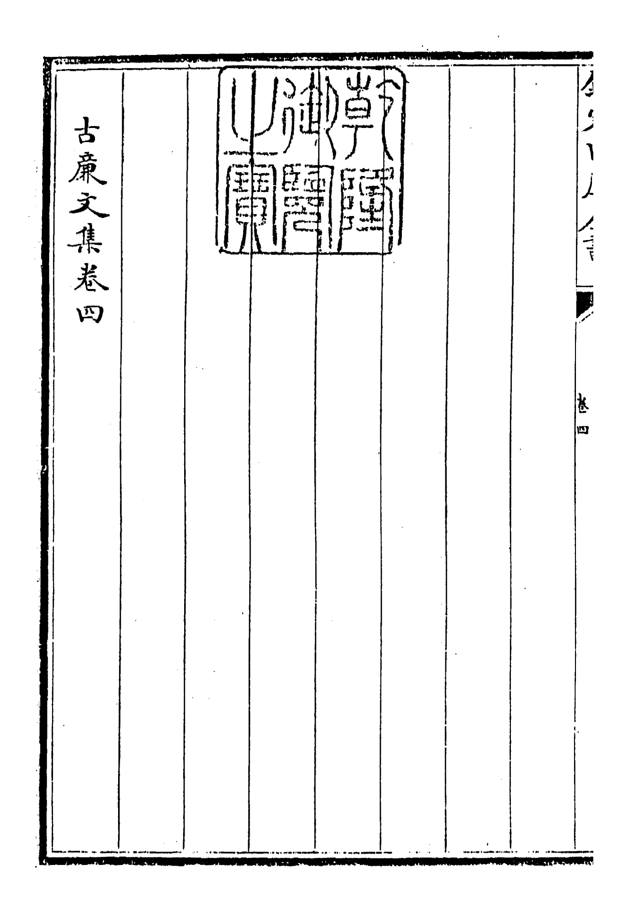
慶壽詩序

宣德十年秋七月以進士謝牧為黔江知縣比年以來進士多除京官為主事御史獨是選始除進士為知縣凡七人牧其一也或者謂牧必不慊於是行也牧曰吾二親皆老矣吾非樂得其縣樂得便道過家拜吾親稱觴膝下以祝百歲壽古人有捧檄而喜及親仕而樂者吾何為不慊哉於是聞者皆以牧為賢作為慶壽之詩以遺之俾歸而歌之以侑觴所以發其愛親孝養之情以為其親長生久視之祝凡得詩若

千篇收受而輯之為一卷以來徵予序世恒言南陽有菊潭水甘而芳飲之能令人壽蜀青城山有溪溪中多枸杞人飲其水亦多壽是知求之物而不知求之已者也廣成子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迺可以長生是知求諸已而不知求諸天者也孔子曰仁者壽夫壽出於天非人力所能為而仁者天之道也能盡乎天之道則壽從之矣牧之尊甫尚哲君嘗為邑庠生予與同遊知其為人君性剛勁而循於禮不肯少屈以從人故與世多齟齬卒以不樂仕

進退歸逍遥山水間以耕桑藝圃為事雖近城市而足跡不至官府率其婦子事其親以孝聞尤篤兄弟之誼訓其子姓多游於學不敢為非義事是皆仁者之效也夫以仁者而際太平之時享禄養之榮優游林泉之下無官府發召之役無憂悲憔悴之事以勞其形以揺動其精神固不必居南陽青城山而所以臻于期頤之壽者自可必矣牧歸拜二親於高堂稱觴獻壽以歌諸公之詩其心豈不樂哉鄉隣子弟觀於其傍其不有感發

而興起者乎傳曰詩可以興聊因牧之行卜之雖然子重有告焉牧之所為可謂孝也矣孔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牧往治其民所以仁民愛物者皆由是以推果若然將見黔江之民歸之者若孺子之於父母也矣是則尊甫之為仁不獨以得於天又將因牧以及於民其心又豈不樂哉其心之樂無量則其壽年之永亦無量矣牧行勉之



古康文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廉文集卷五六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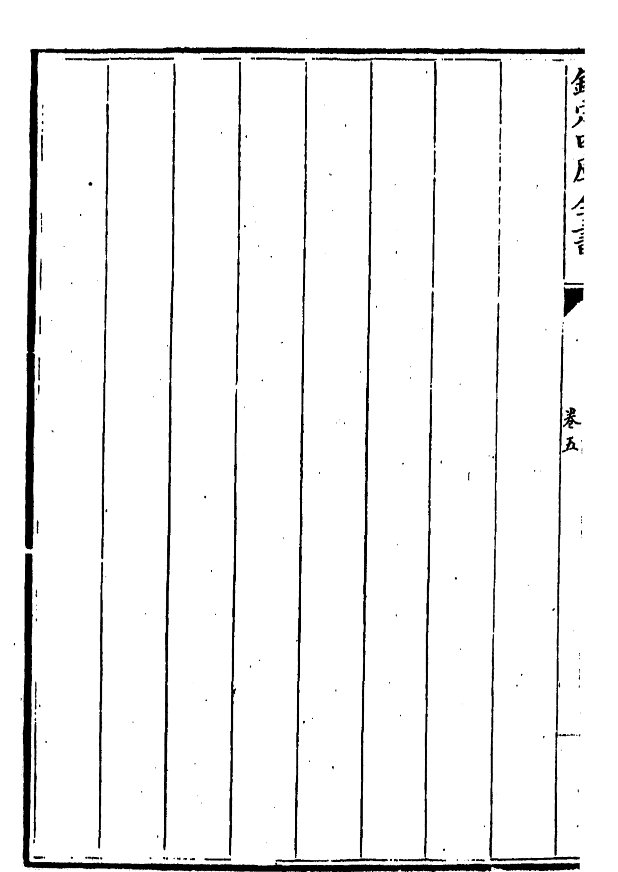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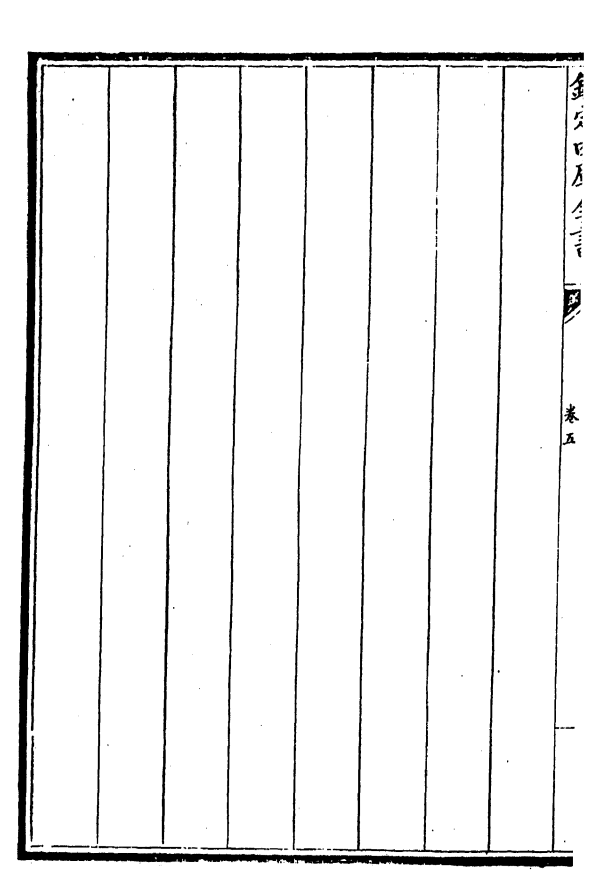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張還唐

欽定四庫全書

古廉文集卷五

明 李時勉 撰





始自小官進貳六卿受三聖恩寵過矣雖老疾侵尋宜
思所以報稱者斃而後已故疾少間輒出視事俯伏殿
陛下一瞻天顔不勝其喜幸然出輒復劇如是數四不
已人或止之則曰吾受國厚恩吾所以為此者猶懼不
能有萬一報効尚暇恤吾身哉若公之事上者不亦忠
矣乎初上命公為侍郎公辭詔報曰惟卿孝敬誠篤足
以為之卿其勿復辭公遂受命自公有疾遣醫候問不
絶于門及公勉強上謁每從容勞問亟命歸第䝉進藥

物慎於調攝毋自煩勞葢冀其復起以遂股肱之寄而公疾益甚遂有是命若皇上之待公者不亦有禮矣乎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如此唐虞成周而降葢未之有也或曰昔周公輔成王有歸老之志成王留之今公有顧留之意而皇上遣之豈古今之道異宜也耶葢周公無疾而求去故留之者欲與有為也今公有疾而欲留故遣之者所以優禮之也使周公有公之疾而欲留成王亦必有以處之使公如周公之無疾而欲去皇上亦豈

肯舍之哉故吾以為公與周公之事有不同而成王與
皇上之心則無以異也是蓋千載之遇豈偶然哉宜乎
公之惓惓不忍去也雖然公深體上意以慎厥疾庶其
有瘳是亦所以為忠也亦何必居其位事其事而後然
哉公行矣尚慎之

送楊少保省祭序

正統六年春少保禮部尚書南郡楊公上章乞歸省先
塋皇上許之詔兵部給驛傳光祿備廚饌明日賜以勅

書賚以綵幣金帛甚厚且命内臣送之行凡僮隷之在行者皆給廪餼又明日公入經筵稽謝上温言諭之且曰卿往其速來朕延佇望卿矣吁公何以得此哉葢公之聦明篤厚正直而温雅昔居于鄉遊于縣庠已翹然以文學行義見稱於時及出而第進士鄉先輩皆以王佐才期之四方經生學士聞其名莫不仰望其風采故自其筮仕以來至于今四十餘年不離翰苑居論思宥密之地歴事四聖凡七遷而至于八座之尊三孤之重人不

以為過其在朝廷與公卿大夫言恒恭謹自下及論事有不適於義合於理則直前無所顧忌爭之必直而後已其在上前小心慎密兢業以自持至于是非利害之際正言讜論所以感天聽回天心而有裨于德禮刑政之施者蓋多而人莫之知也知者以為方今有事君以忠之義而得大臣之體者公可無媿焉其所以居高位食厚祿而膺寵眷之隆豈不宜哉昔周自文武至于成康之際禮樂備舉民物阜康賢俊登庸而致雍熙泰和

之治者是雖賢聖之君相繼而作於上亦惟有若太顛閎夭散宜生之徒相與輔相之於下有以致然也而所以經營圖維殫力措慮之尤甚者莫如周公名公焉方其時周公為師名公為保協贊而總統之成王實有所倚重焉今公與廬陵楊公居師保之位當皇上臨御之日留心學問篤志治道孜孜於求賢才任官使恤民隱與凡一政之施一令之出莫不究極而詳審之蓋欲追蹤於唐虞三代之盛非茍焉而已也而公于此亦能體

上之所欲為盡其情竭其智而不敢少自怠忽焉其所以見諸言議施諸行事者皆可以達諸四海而不悖是以中國奠安三邊無警四方萬國舉相安於無事有以副皇上之心其視周召亦何愧哉公之暫離左右而去也上安得不致其丁寧之意而望其來之速也耶公行翰林之士以相從久也餞燕於都城門外各賦詩以贈之而予為之序

送少宗伯王公致仕詩序

正統六年冬禮部右侍郎武城王公士嘉上章乞致仕特詔許之公既謝恩闕下即辭去夫士之出處進退必由於道公自太學擢任牧民登風憲佐方岳歷郎官拜少宗伯出入內外五十餘年其行義卓然至于今逾七十矣三載之間兩上章求去既得請輒行非由於道能如是乎或者曰方今皇上繼承大統留心庶政篤於求賢命官尤欲得老成舊人以圖維政理公雖當引年之期而精力未衰獨不可强留以副上意耶乃汲汲求去

之决如此豈竭誠事君之道哉公曰是殆不然幼而學壯而仕老而休此古今之通義而七十致政又聖明之令典年未及之而求去是便巳怠政者之所為我不能也年及之而不知去是貪祿固位者之所欲我豈為之哉若夫疾病之所侵加智力有所不逮雖年少氣鋭而訖無所施蓋不可以不去古之人有行之者鄭均李請是也其年德之尊位望之隆受國家付託之重任天下安危之責雖至哀老欲去不可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

名公是也上無所託下無所責則其於進退去留之間豈不在我乎若予也亦既老矣不可以有為矣雖使竭智盡慮不足以為經國之圖極言切論不足以起人之聽乃猶不思自引而去僕僕焉旅進退於賢士大夫之間其猶不之止耶此吾之所以决於去也衆聞公言然後知公之意相與燕餞而歎羨之不已曰昔疏廣受二子以宦成名辭老而去公卿大夫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百輛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

息為之泣下蓋以當時知止足者鮮也況後世乎今公之去無愧於二䟽豈不賢乎哉於是學士錢公合吾黨之士八人酌酒賦詩以贈之而予為之序云

贈永寧伯譚公進爵序

國朝有天下八十餘年禮樂教化洋溢于中國施及於蠻貊遐方異域雕題椎髻之人莫不華琛奉贄奔走而來朝貢于闕下獨殘敵遺類竄伏近邊時復竊發故嘗選任名將總率兵馬修飭邊備以待之自遼海至于西

鄙要害之處皆有其人焉然赤心為國以攘外安內為
已任而名重於時威震遠方者可數也鎮朔將軍都督
譚公出鎮宣府今十六七年矣皇上以其久勞於外勲
績著聞特拜永寧伯以褒之左軍都督曹公謂予曰儉
與鎮朔交好甚篤義雖友朋情逾昆季今公荷蒙國恩
榮膺高爵關山杳隔莫罄賀忱念惟文字可以道交遊
之誼致契濶之懐以頌公之美而吾貮未之能焉又曰
公在洪武中為昭信校尉隨太宗文皇帝之國小心慎

密而有智畧同列敬讓而上亦知之當舉兵靖難時出
守保定以完城功累遷都指揮僉事永樂中從征沙漠
以功陞都督僉事洪熙改元特陞左都督總兵鎮宣府
以至有今爵公之竭誠以盡其職者可謂至矣朝廷頒
爵以報其功者亦可謂極矣顧先生序以贈之在昔成
周諸侯有四夷之功以獻于王王或錫之以弓矢而宴
勞之被之絃歌紀于策書以傳示無窮若彤弓之什猶
可想見當時氣象使人感發而興起况重之以名器爵之

以五等而寵遇之隆若此之盛者乎是宜鎮朔懷感激之心都督有頌美之詞拳拳而不已也雖然國家之待武臣厚矣自祖宗以來凡有功於時者隨其高下大小莫不有以酬之然有得之未幾而復失之者由夫驕侈縱恣不思盡所以報稱之意而肆為私已圖蓋勤於始而怠於終有以致然也公自㓜為偏裨至於老為大將恒敬慎以自持不務富其家有餘輒以散士卒濟窮餓修治學舍與佛老子之宫故位至極品而家無餘財平

居愛恤士卒不事燕遊專力於清邊之務而致安攘之功以承寵命之隆如此而人不以為過苟由是而往益懋乃功不怠以止焉則其祿位之進殆未可量也因都督之請并書此以為公贈云

贈商弘載第狀元序

進士始於隋而盛於唐唐初有秀才進士二科然秀才常列進士之前人以是重之其後罷秀才專取進士進士之名始貴重于時而猶未得即釋褐故有三試吏部

無成者至宋進士一登第後即復入仕然狀元止擢司理參軍或與諸進士授將作監丞諸州通判節察推官而已且其制每年一科又與諸科同時舉選頻數煩擾非所以重待賢士之意也至元以來始三年一設科取士慎重專恪故前後八科文物之盛綽有可觀但其授官多郡幕縣佐之職猶襲前代之弊國朝取士之塗甚廣惟進士之科為最重其賢才皆教養之于學校每三歲大比郡縣貢其名於方岳試之擇其文之高者達之

禮部禮部合天下所貢士羣試之於貢院擇其文之高者以其名上之天子親策之于廷第其高下為三甲臚傳于丹陛揭黄榜于通衢一時名動京師其第一甲第一人唐宋以來謂之狀元者其授官與第二第三人皆翰林清職諸進士俱觀政於諸司以次增秩命官不與他途等其待士之意比之前代亦厚矣淳安商輅弘載始由縣庠生試于浙江鄉闈第一人試于禮部又第一人對策大廷列名黄榜又第一人趙宋或以省元而為

狀元者猶見重當時而名後世國朝自設科以來六十餘年為狀元者凡二十一人其以道德行義學問文章得君得名得行其志而能以勳業始終者皆曰文穆胡先生若夫以三元擅名於一時而冠絕乎前古者則惟吾弘載一人耳弘載聰明篤厚溫雅而簡靜雖貧而不苟取於人資用匱乏而無憂見人有急難傾橐濟之而不吝其在成均篤志於學不以游情廢其業每試必在首選及為會元為狀元人皆稱譽之方且自視歉然畧

無自矜意其為人如此吾知其他日得其時際於用而以建諸其事業將必表表偉偉足以追配於前聞人也無疑矣弘載既為翰林修撰鄉友秋官主事周君相率賀之而來徵予文予老矣姑為是說贈之以為後日徵云

送司業趙先生歸省詩序

士有越千里而自相知或以聲聞相接或以行義之契非有所為而然也一旦相遇得以輸瀉其夙昔慕望之

懐其懽忻悦懌之意為何如哉由是議事而事立施教
而教行有順而無逆有同而無異無所為而不得者志
同而氣合有以為之揆之古今皆若此也國子司業趙
先生淳篤廉介士也德行學術實有諸已初為外校官
所至有聲予聞其名甚熟先生亦聞予名而未識也及
先生調官究之金鄉衍聖公聞其賢言於朝乞遷為府
教授朝廷亦知先生之賢也留弗遣擬授京秩遂以為
翰林待詔時予在翰林一見與語即讙然若素交者然

覲其意度辭氣從容溫雅而悉其為人未幾先生陞貳
國子跡雖疎而情則相親然終不得朝夕相往還論議
滌其滯幽之懷以為慊去歲之冬荷蒙聖恩命予掌教
國子時先生適被誣得白同日謝恩闕下相視俱不勝
喜先生在監之日久監學之政練析無遺其所以處已
化人之術惟所施為無不宜焉而予學識疎淺闇於事
情承命兢惕莫知所措然所恃可以自勉者以有先生
為之助也故自視事以來凡所以行於事施于教庶幾

其無大失者皆仗於先生予何能為哉向非得先生則予之寘行妄作其所失也多矣雖然使先生非素相知予之心而予亦不諒乎先生之言各以其私情紛爭於是非利害之間則將有不勝之患豈特多失而已哉今先生得告歸省先塋即日促裝上道在監諸先生各賦詩以贈之謂予宜為序予於是悵然曰先生行矣言而莫予正也行而莫予箴也過而莫予規也而今而後人知向之所為者皆出於先生而予之不能於其職也彰

彰矣然則將奈何先生其速來慎無久留於家期使予寡過矣乎

送王博士還南監序

國朝外郡縣皆設學置師弟子員內設大學每歲郡縣學以其才之成者貢之禮部禮部考試之中其式者陞之大學有廩餼以養之有師傅以訓之驗其術業之所至致之有司以歷試之有司者考其勤惰達之吏部而任用之然則大學受成才于郡縣吏部用成才于大學

大學貢士之所自出也吾嘗以為賢士之出由乎師道之立師道既立則賢士之出也必多矣然其本源則在乎郡縣學也今郡縣學之士之出者未見其皆賢也豈師道未盡立也歟自建學以來大學師儒之職多用郡縣學之師之教有成效篤學而賢者為之夫以篤實之學而教乎已成之才宜乎其士之出於其間者彬彬然而盛矣而亦未之見焉吾不知其何以然也豈為師者未盡其所以教之之方而為學者未盡其所以受教之

道以致然耶前年予得告暫還其鄉而少師楊先生亦奉命歸省先塋予往訪因過泰和縣庠今冢宰王公嗣子希稷分教庠學不憲予之至也雖會晤倉猝而禮度雍容諸生自兩齋出見進退詳雅威儀整肅退即齋居絃誦之聲琅琅然予以是知其善教其為教如此故出其門者舉進士為國子生文學才行表表出人使郡縣學之為師者皆如吾希稷也則賢才之出豈不多哉希稷為南京國子博士三年矣來考績天官書最將還國

子助教姑蘇李某與希稷交善也徵予文贈之夫仁義道德廉恥禮節人道之大端也為師者以是而為教為弟子者以是而為學則何教之不行何學之不成哉若夫偭仁義道德以為不足為棄廉恥禮節以為不足尚一切苟簡蔑裂怠弛縱恣以為之則學者何從取法哉此教之所以不興而習俗之所以頹靡者宜乎其然也若予者德薄才劣叨居掌教之職知是職之難為也大懼不稱以取譏於時所賴僚屬之士相與輔其不及彌

縫其缺失由是内釁不作外侮不至幸或庶幾焉吾聞南監自博士以下皆賢者也而吾友陳公為其祭酒陳公又賢也夫為其長與其屬之皆賢如此則其為教豈不易而其士之出也豈不彬彬然而盛哉因希稷行吾為陳公賀故有以贈希稷勉乎哉庶其有始終者哉

送徐郎中赴南京刑部詩序

南京刑部主事四明徐君仲福莅政陜西司九載秩滿來天官考其績最陞四川司郎中仍分政南京其表見

余公天祥為郎中禮部率同鄉及相知賦詩以贈徵予序之念昔太祖高皇帝在位時詔百司之屬陞調改遷無得出所司蓋以刑名錢穀甲兵禮儀之事各有所司惟其嫻習練達則不窘於所施而易以成功也予時亦未知其言之切既為秋官屬名諳行在行在刑獄頗煩而理刑者蓋鮮刑部以言先是命廷臣舉在外有司官之能且賢者以聞至是適至上命以知縣縣丞為吏部郎者數人皆名能治民者悉自矜喜以為自外而得劾

用於朝可以行其志矣及其居位而涖政也因繫滿前吏牘盈几言不能折其是非心不能籌其當否端坐終日無所猷為政煩而慮亂獄滯而案積然後知才不素試驟用之為難而高皇帝之立法垂訓可以行于永世而無獘也近年以來郎官缺多用主事為之以故仲福有是命也人皆為仲福喜至形於言以褒之亦所以樂道其賢也仲福是行駕輕車就熟路固無難者然吾猶有告焉仲福昔為主事也分理司事而已今去為正郎

兼該總統一司之事心無所不當知然亦有不當知者非不當知也知而若不知者焉耳無所不當聞然亦有不當聞者非不當聞也聞而若不聞者焉夫人皆有廉恥之心皆有改過之念吾之所聞知有可以使人保其廉恥而亟於改過者而吾盡以覺而發之使人廉恥之心喪改過之念沮而終不得夫為善之利使人不得夫為善之利仁人長者之所不為也吾聞仲福賢明端厚而善為政故敢以此言進仲福其必自知之矣雖然此

特處人接物之事耳若夫明刑慎罰則仁人長者之意猶所當盡遂請以為終篇𤫊

送考功員外郎紀公序

天官考功部鈌冢宰王公以為考功考察內外百官之賢否而殿最之而黜陟之其責亦重矣必得有學識公明賢正之人任之而後可久之公以監察御史吉之永豐彭君武學校授大名之開州紀君文鐸二人有學有守任於內外大著賢聲足當其任特上章薦之以彭君

為考功郎中紀君為員外郎以副之公卿大夫與司庶府曁四方之士之萃為吏部者莫不以為宜二人者亦自以為遇知已思盡其力能雖未覩其盛而一時相傳以為吏部小大之官皆碩望賢德協心以圖其政則朝廷之上賢才充牣而不肖者不得以倖進矣不肖者不得以倖進則在外之職無有不當者矣內外之政各得其人則政其有不興而雍熙之治其有不成也哉於是與文鐸交者相率來徵予文贈之予嘗與士大夫論天

官四部之務孰難易皆曰文選擢任天下賢才以充衆職高下大小輕重緩急必當其才必慊人心難矣或曰文選不難譬之農夫播種五穀隨其地高下肥磽而布之無不生者及其生而茂而秀也耘而耨之然後知其孰為稂莠孰為稊稗鋤而去之而後嘉穀植焉此則考功之任所以為難也予曰二賢之言皆是也然唐虞之際惟曰知人難能知人則能官人至於考績則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未見言其所謂難者周

官有廢置之則以馭羣吏又有六計以弊羣吏之治皆考功之職亦未見言其所謂難者然欲辨其治之得失而殿最之别其人之賢否而黜陟之而無不當焉則其所以為難者不知而可知矣雖然天下無難事在人所力行何如耳若勤慎以莅之公平以處之勤則精公則明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為者又豈有所謂難者哉二公皆由校官累遷至今官嘗謂予言欲盡教官之職窮日之力有不能若夫有司之事其力減半而功倍之予聞

其言竊自思之昔嘗為秋官屬從容有餘今老矣備員太學汲汲然無須臾之少暇而猶不能盡其所當為每自顧歉然然後知二公之言之有味而今之能勝其任也無疑能不負公之所舉而負衆賢之所望必矣

送孫檢討致仕詩序

荊南孫先生子敏始以鄉貢進士典教蜀縣陞教嚴陵既滿還國子博士博士滿擢翰林檢討仍理博士事又九載赴吏部而先生已年滿七十上章乞致仕朝廷於

是頒以勅命褒嘉之又推恩贈封其父母妻而許之先生喜不勝告行於其素所游者買舟輒辭去同寅之士求予文贈之因念與先生同年舉進士宦四十餘年皆老矣又同在國子而先生獨得引年而去於其行不能無所動於其中夫少而不仕為無志老而不歸為無耻以無耻之人而旅進退於朝廷朝廷之人其謂我何先生之先世吾鄉人也祖宗墳墓在焉先生嘗謂予必歸行省祭之禮鄉人見先生來必歡迎喜慰而予獨不見

焉鄉人其謂我何夫以朝野之人鄙議而非笑之如此

而使之出言以贈先生曾何足以見重而先生亦豈以

為重哉予以是辭焉諸君曰先生之言過矣人之出處

進退各有其時不足較也若夫會晤離別之際則係於

情先生在翰林在國子與檢討君皆為僚屬而又有同

鄉之好垂老之别烏得無情哉無情之人人所不取也

予於是悵然曰既不得於朝廷之人不得於鄉里之人

而僚屬又不之取焉是所謂進退維谷者也復何言沈

而思之諸君所謂出於情者有不能已故為言以贈先生曰先生以道德行義重於朝廷故能得其始終以歸榮於鄉邦其不足為鄉邦重哉誠使其後生小子知其足重而效法焉荆南賢士之出自先生歸益多矣雖然非獨荆南之士之所望亦吾鄉之士之所望是故予情之所發也先生幸無食前言哉

送上官主事還南京序

户部周禮地官之職掌土地人民之數貢賦財用之事

漢有尚書主財帛委輸即其任也魏晉曰度支宋齊因之始立曹官隋為民部而統四曹李唐以來始改曰户部而總户部度支金部倉部四司謂之子司有子司印得專行事國朝置六部如唐制其屬曰清吏司而户部以天下輿圖之大人民之衆貢賦之夥國初有十二司及皇上即位以來德業益盛土宇益廣人民益蕃而賦税益增也則十有四司而兩京畿甸之地不與焉凡四方貢賦之所委輸倉庫錢穀之所出納國家經費之所

取資皆出戸部非得公明廉慎賢而有才器者為之則往往奬出百端耗財用而損國家無益於上而殃逮於下者多矣故嘗慎擇其人以居之郤武上官志真重厚質直發身庠序登永樂進士第選任戸部主四川司事分治南京其聲譽燁然聞諸公間昨以事至京師既竣事將還大理評事魯君用質來徵文贈其行夫士之未仕視為政若易易然莫不曰患不得仕耳不患名之不立及其偶得之泯泯焉而無聞者其才不勝其任無足

責焉耳若夫其既有聞而旋出於士大夫之公議者由勤於始而怠於官成者也志真居是職久矣名聞益昭著於時不衰諸公又敬愛之而惜其别則其賢可知故予不辭而為之序非徒以為贈且因以相勉志真其尚無怠以保厥令名哉

金臺别意送沐千戸南征序

黔寧昭靖王之孫沐喜字可怡今鎮雲南都督公之子也性篤厚有武略而尚文藝比以公事上京師適朝廷

命將往同都督公復征麓川而可怡至誥授錦衣衛千户命還隨都督公征進可怡既受命曰祖父子孫荷國厚恩如此敢不盡其所能力即日陛辭上道于其行也太子太保成國朱公黔國沐公襄城李公保定梁公廣寧劉公與予數人者送之都城南門外小金臺之上酌而餞之朱公謂予曰先生交于其父子間今日之行可無一言以識其别意乎予惟凡通都大邑交游故舊有行也必擇名勝之地以為燕餞之所壺觴尊俎歌吟談

笑各極其歡務利爭名者則惟富貴利達之是營經生學士則惟道德文辭之是尚斯二者予或能言其意若夫軍旅之事則未之學也予何言哉公乃起而舉酒命予酌可怡曰先王佐太祖高皇帝平一海內開拓土疆鎮靜南詔父子相繼于今七十餘年矣麓川小醜不順國法恃險為亂上勞王師征之三數年間始破其巢穴而不誅滅之是皇上天地之恩好生之仁也彼不知德乃復萌異心命將再舉勢不得已也易曰師貞丈人吉

蓋師出必以正而又得老成之人以主之然後人心悅從無往不克所以吉也孝經曰戰陣無勇非孝蓋戰非勇則不足以勝敵不足以勝敵則不足以為孝夫孝者所以事君也不足以為孝則不足以為忠忠與孝實係乎此可不慎哉師貞丈人朝廷既以屬之尊甫戰陣之勇吾徒敢以屬之吾子子其勉乎哉若夫道離別之懷序交游之意徘徊繾綣而不能舍者此婦人女子之態非慷慨激烈之士之所宜故皆不及也於是襄城諸公

咸懽然曰公之言是也請書以為贈遂次第其語以書之使觀者知諸公之所以為别之意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送劉萬二進士序

皇上自即位以來遵倣舊制設科取士於今十有九年凡七設科矣今年適當取士之春而北京宫殿成正月甲子上御奉天殿受朝賀而天下貢士舉集於京師凡千餘人考試之獲登名於禮部者纔二百人三月丁丑

上自臨軒策之二百人皆英偉俊邁自喜其出而遭其時也忻忭踴躍以對揚聖天子之休命不自知其發乎情而為文者浩然不可遏何其盛哉既而皇上以天下無事人才衆多列於庶位者咸有其人欲有以優待之使得從容於學問之中以成其大用之才於是各賜之出身勅遣之還其鄉以待用於時吾鄉之士舉進士而來得中其科而在列者二人劉球萬節皆故家子年少而氣銳聰慧而俊爽有志於為學者其來也迫於有司

之命令之歸固可以遂其志矣雖然吾尤有告焉古之學者窮則求其志達則行其道葢達之所施即其窮之所養非有二致也後世則不然其未仕也誦其書而不知其道既仕也習其事而不顧背於理專留心於簿書文移之務刀筆簡牘之末以應變為急救時為切相競於智術之小數而相誇於巧捷之微才汲汲無須臾之少暇是烏知為治之大道耶嗟夫彼甲官小職其所為在給於事者固無怪其然若夫居廟堂之中以致君澤

民為事者其可不知所務哉黄帝堯舜三代之時風后力牧稷契伊傅周召之為佐其德足以輔君其道足以濟世從容議論于一堂之上而教化政治自行於八荒之外豈嘗若是之瑣瑣耶賈誼曰移風易俗類非俗吏所能為俗吏之所為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其言雖譏切當時實後世之通患也夫為士者學聖人之道不思舉而行之乃相率而趨于彼以求合乎時之所尚而冒俗吏之名何其謬哉二君歸其益勉乎其未至者

定其心一其志涵泳乎六經之所言究觀乎史籍之所紀思所以修身齊家者何道而所以事君治民者何術務其大而不屑乎其細求合乎古而不苟徇於時使他日出而仕於朝卓然有所樹立而不為俗尚之所揺奪則庶幾其不負皇上養育造就之意而將以為科目得人賀豈不美哉

送吳編修歸省序

翰林編修吳節與儉得請歸省其親鄉邦士大夫相與

燕餞於侍講劉君之宅各賦詩以贈之而以序屬予與儉予族妹壻也予妻兄與儉姊壻也既親且故序宜無辭夫士之仕於時有冠冕以華其躬有爵祿以養其家有推恩之典以及於其親而又當乎國家清平無事之時得盡覲省祭掃之禮昔人所謂衣錦之榮者此人情之所同也而有不同者或貧苦憔悴而田園林壑無復昔時游樂之所者有焉或父母昆弟俱已零落俯仰顧望而無非可慨者有焉或兄弟宗族不相顧念漠然相

視若途人者有焉夫如是將不以為榮而又何樂哉與儉書臺大家家有慈母在堂康寧壽考而其貞節懿行足為女婦法式其從兄與肅溫恭而執禮慷慨而好義與與儉居自幼至長恩義尤篤與儉之所以得專志於學問文藝而無內顧之憂以有與肅也昆季皆自郡城徙居西山中前年予歸訪與肅與予游觀於山谷間至一平田沃壤林木茂密處指以示予曰我將搆屋數十楹以待吾賢弟歸奉親待賓於此別未幾而屋已成今

與儉歸其為樂可勝道哉吁天倫之樂眞樂也而得者蓋鮮予也二親久已見棄諸兄子姪之訃相繼而至所謂頫仰可慨者莫甚於予也然則予與與儉同其情而不同其樂於其行不能無所感故道其所不同者特詳焉

送方伯張公赴江西序

正統八年春以監察御史廬山張公文節為江西右布政使國子助教李洪與翰林檢討謝濟助教羅伯初率

太學諸生往餞之而徵予文贈之皇上自即位以來孜孜於求賢命官以圖至治而於方面大臣尤加之意焉雖簡在聖心又必參之以在廷重臣之所舉選不輕授也公自御史超拜方伯人皆以為宜由其才德足以稱之也然而方伯大任布宣恩德號令之出政化之施斟酌損益必適其宜如是而後可以無愧於其任故予於公特有告焉方伯總治於外郡守縣令望之以為表率四郊之民仰之以為父母令一方面之間環千里而為

郡者不知其幾所環百里而為縣者不知其幾區自守令而下任牧民之責者不知其幾人有賢而善為政不肖而怠於事者有廉而惠於民貪而毒於下者欲考察於平時而激揚於一旦則為力勞而不勝其擾矣若夫不假於稱賞譽賚彼賢而廉者自知所勸不勞於搏擊黜罰彼貪而不肖者自知所懲而皆為良有司是必有其道也窮鄉下邑鰥寡流冗不得遂其生者不可勝數而郡邑之間獷驁兇悍不事生業者不可盡紀有飢寒

困苦望救於上而流離顛沛失其所者有把握官府以濟其奸而豪横鄉曲以肆其毒者欲人人而濟之一一而制之則為力煩而不勝其難矣若夫不假於勞來撫摩彼窮人自得其養不勞於榜笞桎梏彼惡人自向於化而皆為良民亦必有其術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又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仁人君子之為政類如此公學廣而明于理才高而練於事剛正而簡静有守而有為其致此不難予故為公一言焉公行矣方

伯毗陵吳公予故人也聽政之暇其亦以是告之將必有契焉

送李參議赴浙江序

正統九年夏吏部言方面太臣缺皇上命選廷臣之賢者任之得十有一人司封員外郎雲間李君士徵預焉詔授浙江布政司參議於其行也少保成國朱公徵為文贈之予因念昔舉進士赴春官時李君之尊府敬齋適為尚書知貢舉其後予第進士入翰林往還兩京而

公不離禮部喜接納後進溫然不以位望驕人故予得與公為忘年交厚善今公不可見矣見君之榮遇顯達如此猶見公也不能不為之喜慰贈言其可辭方面郡縣之表率其任固非輕也夫郡縣之吏有賢有不賢者焉有廉有不廉者焉賢而廉者不有以旌異之則人不知所勸不賢而不廉者不有以黜罰之則人不知所懲其所以旌異所以黜罰之固在於方面大臣也然欲一一訪其績而旌之人人究其隙而黜之則不勝其煩勢

亦或有所不行焉惟夫不假旌異而使人自知所勸不假黜罰而使人自知所懲是必有其道也環數千里之地山川風氣之所間隔民情習俗之所異宜非探其情而導率之則人不知所從因其俗而誘掖之則人不知所化其所以導率所以誘掖之亦在於方面大臣也然欲人人探其情而導之一一求其俗而誘之則不勝其勞而力亦或有所不贍焉惟夫不假導率而使人自知所從不假誘掖而使人自向於化亦必有其道也其道

不在他求正其身端其心為之耳古昔仁人長者之為政類如此以君之賢固優為之而予猶有告焉凡仕者在知大體達下情而方面大臣尤為急務茍大體之不知則煩瑣細碎郡縣吏承之而致之民而民不勝其擾矣下情之不達則倒行逆施郡縣吏承之而致之民而民不勝其害矣君之尊府自方面入為六卿其為政之大體君得之觀感聽聞之際熟矣雲間之與兩浙壤地相接民情風俗不甚相遠不待詢察而君固已知之矣

如此而為政將無往而不得固可以追配古昔仁人長者之風也必矣此予於君端有望焉君行勉之

贈按察李副使復任貴州序

一方面之間布政司所以宣布天子政教表率郡縣以治其民都司所以掌治國家兵柄鎮撫所衛以衛其民按察司執守國家憲度以臨莅乎二者之間亦所以求民瘼而安之也是故居官者不能無賢否廉污之不齊為民者不能無貧富強弱之不一政務之行刑罰之施

不能無暴急枉濫之失而遠鄉下邑又豈能無不得其所不得其養不得其平者乎二司拘於其職而不得行惟按察官者皆得以拘執訊問而無所忌誠得人焉以公平正大之心行激揚勸懲之政則一方數千里之内官何由而不歸於正民何由而不得其所鰥寡孤獨何由而不得其所養哉濟寧李公宗性初以光禄署官拜參議貴州民雜夷獠俗尚殊異以賊殺攻鬬為常事故易與為變不習禮義故難以馴服公至佐理政教示之

以威而仁慈寓於施設之間綏之以德而制馭形於言辭之表以故民夷感畏郡邑帖然而聲譽之著益章章乎聞於人矣未幾朝廷以貴州副使員缺廷臣交章薦公陞授按察副使時公以外艱家居詔即起公以往至貴州歡聲雷震四方肅然守令皆修其職業武吏皆斂其威暴雖深山窮谷獷夷黠獠莫不畏威懷德向風慕化士閑於營堡民樂于耕鑿歌謡之聲溢於遠邇吁亦何其盛哉是皆由于公之聲威碩望之所素著有以為

之也今述職將還任進士鄭生相率來乞言贈之夫贈之為言增也將以增益其所不能也夫公以寛厚之徳負有為之才當聖明之時膺祿秩之隆出入内外所至皆有聲稱如此亦奚以余言為哉余雖言之亦何能有益於公哉雖然方今佐聖天子以施政化於廊廟之上多方面之賢而有名者然則公之往豈久於外哉惜乎余老矣歸田有日不得候公於都門以與士大夫慶賀之列於其行聊因鄭生之請而為贈行序

送王僉憲復任廣西序

太宗文皇帝即位之初舉行舊典首以科目取士及永樂甲申天下歌鹿鳴而來者凡三千餘人羣試于禮部錄名而對大廷登進士選者四百七十人武昌王君時舉預焉時舉通敏質直操履堅正不事矯偽而又有才藝諳練世故初授知江寧縣事改春坊中允於時同年之士多去為大官內而佐六卿副臺憲外而居方面守專城者比比如是人皆謂國朝科目得人之盛莫是過

也而時舉以詿誤坐廢十餘年然後得僉憲廣西夫以其才識學行並進於時而獨濯屯蹇既艱而後通豈其所遭遇固自有其時耶時之未至也處之泰然及其既亨也若固有之一無所動乎其中形於其顔面者惟君子為能然非君子而能然者蓋未之有也夫汲汲於富貴者必戚戚於貧賤況處屯難之極也耶處屯難之極悒悒若不可生及其脫然而躋於康莊且致位貴顯其能不自矜喜而變易其所守者乎此時舉之所以為難

得也貴賤不移其心險夷不渝其操方之古君子其有異也歟視乎今之人其有同也歟予也亦嘗遭罹艱險未有比君之甚且久也而猶所不堪以予之不甚且久而猶不堪故知君之所以為難也雖然予與君同榜士也幸而遭值聖明無事之時荷蒙天地覆育之恩致有今日可不思竭盡心力以圖所報効於萬一也耶君行矣勉之

送彭僉事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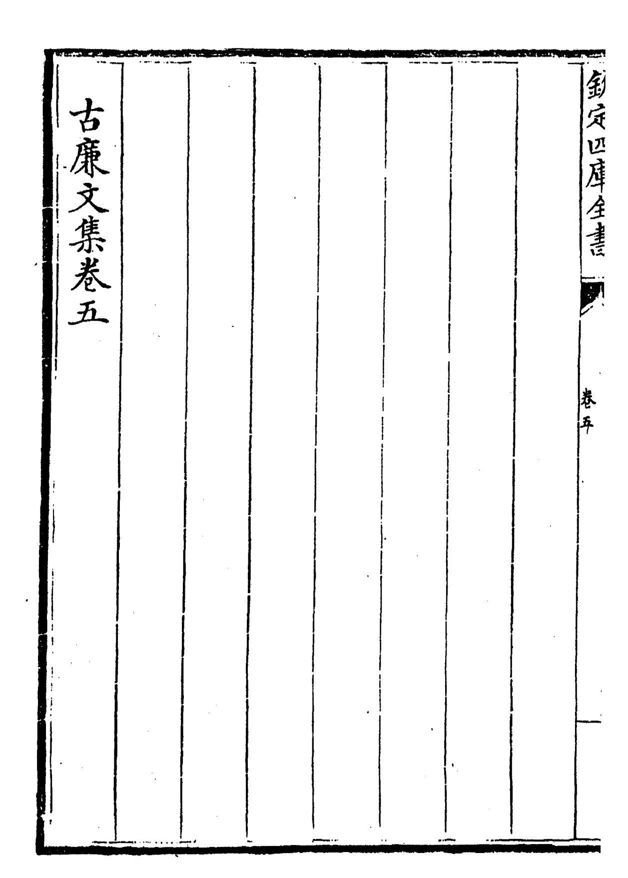
皇帝即位之明年夏四月意謂治天下必本於賢才賢才之出必本於學校學校之教不興而望賢才之出也難矣乃詔在廷大臣各舉學術明正操履端恪者為按察副使僉事監察御史命往各方岳及畿内之地專督學校作興賢才以圖至治於是得十三人而吾翰林編修彭琉毓敬與焉授廣東按察僉事以行同鄉之士各賦詩贈屬予序竊嘗以為學校之政在乎隆師道作士氣簡賢俊此三者其要也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此

隆師道之謂也皮弁祭菜以示敬道小雅肄三以官其始此作士氣之謂也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簡賢俊之謂也古之為此者所以誘掖賢才以進于善而無須臾離于學之中故賢才之出濟濟然其盛惟國家所用而無不足者焉後世尊師重道之意衰釋菜歌詩之禮廢朋比邪辟之行作凡學校之教所以修已治人之方相繼而盡壞以至于今抑又甚焉其為師者不知所以為教為弟子者不知所以為學雖其素習已久然亦由

乎作興之者無其人也郡縣之吏惟簿書期會之為務而有不暇及焉無足責也至于藩臬大臣與夫朝廷之使之至也不知視學激勸之方不計其人之賢否不考其學之疎密惟以其衣冠容貌進退應對之庸偉綏給以為吾禮之輕重拜伏跪起瞻望頫仰與隷卒無以異出迎遠郊伏於道左以俟車騎之過而後敢起小不如其意輒怒罵而退斥之怒罵不足而施之以鞭扑鞭扑不已而加以罪戾吁道德仁義廉耻禮節果安在哉是

故無賢者也果有如胡瑗其人何蕃之才將潛深伏隩之不暇肯從事乎其間以自取辱哉此師道所以不尊士氣之所以日卑而粗鄙暴橫輕浮薄惡之徒相與游從乎其中詩書不足以變其習德義不足以求其心驕侈怠惰自肆於規矩之外其才之不成也固然此賢俊之所以無聞而儒効之所以疎闊者有由然也不一大振作之不可以有成也宜乎朝廷汲汲於簡拔才行之士以專督責之任而吾特以此三者為要務與諸公一

言之果何如也倘以為可而致行之則三者之中又當以
隆師道為先焉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多則朝廷正
而天下治矣夫學校所係之大如此而以屬之十三人
者其任不亦重矣乎毓敬可不加之意耶雖然此非旦
暮事也勤慎以率之鼓舞以進之從容以待之務期其
効之大成以副所望慎無速於近效哉



古廉文集卷五